



## 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### 《李自成》第一百零六章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9-07

[作者] 姚雪垠

[单位]

[摘要] 如今是崇祯十四年的十月初，在中州地区，刚刚结束了一次战役，新的一次大战又要开始了。

[关键词] 《李自成》;明朝;小说;姚雪垠

如今是崇祯十四年的十月初，在中州地区，刚刚结束了一次战役，新的一次大战又要开始了。杀死了傅宗龙以后，闯、曹两营人马休息十日，等待左良玉来战。但是左良玉借口革、左四营有骚扰湖广之意，在光山、高城一带按兵不动，还派出一支人马到英山、蕲春一带，使朝廷知道他正在同革、左四营作战。李自成看见左良玉怯战，甚至连驻在信阳的一部分左军也撤走了，便决定向开封进攻。他连开了几次会议，与罗汝才商定了进攻开封的作战方略。十月上旬，李自成派少数人马连破扶沟等县，似有立即进攻开封模样，但大军却忽然向西南移动，声言要进攻南阳，然后从南阳、邓州出西峡口入陕西，经商州攻取西安。还放出谣言，说这是宋献策献的计策，闯王已经采纳了。不久，大军破了舞阳县境内的军事要地北舞渡，杀了降将李万庆，然后分兵两支：一支南下，过裕州（方城），趋博望，游骑直到南阳东郊十余里处的白河岸上。另一支向西北，进攻叶县。同时，李自成以奉天倡议文武大元帅的名义驰书附近各州县，晓谕地方官绅百姓，凡投降献城者速献骡马、粮食，官吏照旧任职，百姓不论贫富，照常各安生业；如敢抗拒不降，必遭屠城之祸。从叶县到裕州有一百二十里，中间有一个地方叫作保店。这保店距叶县和方城都是六十里，到清代发展起来，改称保安镇。保店西南二十里处有一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过路店，因为这过路店的街旁只有一棵孤零零的大树，人们就将这地方叫作独树。这两个地方虽然都在宛、叶大道上，为行人必经之路，但是直到清朝中叶以后，太平日久，人烟逐渐增多，才修筑了坚固的土寨。又过了若干年，保安镇筑成了两座土寨，互为犄角。但在崇祯年间，这一带地方但见岗岭起伏，村庄残破，人烟稀少，满目荒草，狐兔成群，一片凄凉景象。在保店和独树之间，二十里之内，大军云集。闯王的老营和曹操的老营都扎在保店附近，相距四五里路，但是李自成和罗汝才两天前已经离开了老营，到了旧县①以北，离叶县城不到十里的地方。刘宗敏以提营总哨的身份，驻在这里，指挥李过、袁宗第和曹营的将领孙绳祖围攻叶县。攻城尚未开始，正等候闯王前来。张鼐的火器营已经到了城边，安好了炮位。①旧县——在叶县南三十里处，为元以前县治所在地，所以称为旧县。叶县城已被四面合围，周围数里之内，处处兵营，星罗棋布，使守叶县的叛将刘国能无路可逃。闯营的游骑每日四出，远至襄城、鲁山附近。十月初九日黎明时候，攻城开始了。在攻城开始以前，刘宗敏率左右亲将早已驰赴城外，准备亲自指挥攻城。李自成和宋献策仍然留在旧县附近的营中，等候高夫人、红娘子和慧梅到来。昨天黄昏，李自成派飞骑驰赴独树附近，召他们前来，限在天明以前赶到。什么事这么紧急？谁也不知道。昨天夜间他同曹操、宋献策、吉珪等商议军事，直至深夜。关于他要叫高夫人、红娘子、慧梅火速前来的事，连对曹操也瞒得一丝不漏。老营中许多亲将都感诧异：难道进攻叶县还要请高夫人督阵么？显然不会。自从破了洛阳之后，兵多将广，打仗的事情已经再不用高夫人出头露面了。至于红娘子和慧梅统率的健妇营，也不会让她们参加攻城作战，如今光李过、袁宗第的人马已经够多了，何必要红娘子来呢？所以就在闯王周围，大家也徒然纷纷猜测。夜间会商军事以后，曹操等人纷纷赶回自己的驻地，准备第二天攻城开始后，前往城边观战。李自成独留大帐，并未睡觉。正像每次打仗一样，他总是将作战方略反复推敲。尽管是必胜之仗，他也从不轻心大意。他将进攻叶县和南阳的计划重新想了又想，以求必胜而又不多损伤人马。他认为攻叶县可以万无一失，而攻南阳也许免不掉一场血战。尽管他希望不经过血战就破南阳，收拾掉猛如虎，但是他明白猛如虎和一般怯懦的将领是不同的，也和刘国能不同，不进行一场惨烈的战斗是没有办法的。想过之后，他就一边在灯下看兵书，一边等候着高夫人和红娘子等。天色将明，估计她们快要来到，他索性不再睡了。进攻叶县的战斗开始了。李自成听见隆隆炮声不绝，呐喊声此起彼伏。他走出帐外，但见叶县周围有许多火光，城头上也有火光，又听见城外不断地传来战马的嘶鸣。他听出进攻部队的炮火愈来愈密，断定刘国能必难守住叶县城池，但是又担心刘国能会突围逃窜。他同刘国能原是拜把兄弟，刘原来在义军中时也是有名的首领，尽管如今人马很少，死守孤城，突围十分困难，但也

可能设法潜逃。万一不能将他捉住，不免留下后患。这么想着，李自成很想亲自到叶县城外部署一番，使刘国能潜逃无路，插翅难飞。可是他必须等待高夫人、红娘子和慧梅，如果她们天明时赶不来，也许会误了大事。他站在高岗上瞭望攻城炮火，不时回头向西南大路望去，看是否有人从西南飞马前来。看了一阵，不见踪影，也听不到马蹄声。他回到帐中坐下，心中暗暗焦急。过了一阵，果然有马蹄声从西南奔来，听那声音，至少有五十匹战马。李自成心中高兴地说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”他赶快走出帐外，站立在星光下等候，并且派双喜带几名亲兵往大路上迎候。高夫人、红娘子和慧梅被引到大元帅的大帐中，男亲兵和女亲兵都分别安置在旁边的帐中休息。高夫人坐下以后，便赶快问道：“闯王，有什么紧急事儿把我们连夜叫来？”自成笑着说：“自然有紧急差遣，才把你们叫来。有件事儿很重要，非你们办不好，迟了也不行，所以叫你们连夜赶来，我好面授机宜。此计万万不能泄露。”高夫人说：“到底是什么妙计？你快说出吧，我们好依计而行。”李自成正要对高夫人说出时，吴汝义进来，说大将军要到城边去观看攻城，在营外大路上差人来问：大元帅是否此刻也去？李自成不想叫罗汝才看见高夫人此刻赶来，又不愿意慢了汝才，便说：“我去跟他说吧。”随即站起来，带着吴汝义和几名亲兵出营盘往半里外的官马大路走去。高夫人向红娘子问道：“你能猜到大元帅对咱们有什么重要差遣？”红娘子摇头说：“我也是丈二的和尚，摸不着头脑。”慧梅小声问道：“难道破叶县城用上我们？”高夫人摇摇头，小声说：“我看不会。闯王同刘国能原是拜把兄弟，我同刘嫂子也很熟。倘若闯王差我带着你们进城去见刘嫂子，劝说刘国能夫妇开门投降，岂不是将咱们送到叛将手中做了人质？何况讲到结拜一层，刘国能是兄，咱们大元帅是弟，天底下哪有弟媳妇儿去见阿伯子哥说话的道理？”她们都笑了，随即在一团疑云中沉默，等候闯王回帐。李自成同曹操站在大路上说了一阵话，无非是说他自己还有事需要处置，等天明以后再赶往城边。他嘱咐曹操劝说刘国能赶快投降，免得双方将士们无辜死伤，又殃及城中百姓。曹操虽然口中答应到城下相机行事，将刘国能叫到城头说话，但心中实不愿同刘国能见面，怕的日后事情中变，反叫自成生疑。等曹操重新上马走后，吴汝义向闯王小声问道：“大元帅，我有点担心：曹操独自前去，会不会私自将刘国能放走？他们原来也是结拜兄弟，也很有交情呀！”闯王眼珠转了一转，说：“不会吧，玛瑙山之事，平时说起，汝才也很痛恨。”在转回军帐的路上，闯王的心中也不免发生疑问。真的，汝才会不会暗中将他放走？……李自成一路想着，回到帐中。坐下以后，他向高夫人和红娘子笑着问道：“你们可猜到我叫你们来有什么紧要事儿？”高夫人说：“我们也想了想，猜不透有什么重要事情，大概与进攻叶县无干吧？”闯王点头说：“自然与进攻叶县无干。如今让你们来，是为着南阳的事情。这次没有马上进攻开封，来到这里，进攻南阳是个正题，叶县不是正题，好文章要在南阳做。驻在独树、保店一带的大军，有一部分明天就要开往南阳，原来在南阳附近已有一万多人马；再去两万人马，合起来有三万之众，一起围攻南阳。另外，要那大姐同慧梅一起，从健妇营中抽出五百名健妇，也往南阳立一大功。”红娘子一听，忙问：“攻城？”闯王笑着摇头说：“不，去迎接左小姐，就是左良玉的养女，把她接到我们老营来。”高夫人平时只听说左良玉的养女在开封，不晓得已经到了南阳，便问：“左小姐怎么到了南阳？”红娘子也忍不住问：“我还不晓得有这位左小姐，她真的在南阳？”闯王说道：“这个左小姐原是一个叫丘磊的将军的女儿。丘磊是左良玉的结拜兄弟。左良玉从前犯罪当斩，丘磊代他坐牢。后来左良玉做了总兵，拿钱把丘磊赎了出来。现在丘磊在山东，听说已经当了副总兵，不过手下兵将很少。丘磊入狱之前生了一女，妻子病故，由左良玉将这个女儿抚养起来。因为左良玉自己没有女儿，所以把她看得像亲生女儿一样。据说这姑娘长得不错，人也聪慧，左良玉夫妇爱如掌上明珠，给她起的名字也就叫左明珠。”高夫人说：“这个名字倒很好听，她是怎么到了南阳呢？”闯王说：“崇祯十一年，左良玉把家眷寄在许昌，因为兵变，左夫人和女儿失散。此女当时只有十一岁，由乳母带着，失落民间，为土寇刘扁头得到。”红娘子问：“是不是遂平一带的那个刘扁头？”闯王说：“就是此人。起初，左小姐和她的乳母都不敢说出她的真实姓名，两年后才被左良玉探到下落。刘扁头知道她是左良玉的养女，礼遇甚重，遵从左良玉的意见，将她送到开封暂住。第一次我们进攻开封的时候，左小姐刚到开封不久，后来因为左良玉远在四川、陕西、湖广三省交界的地方作战，左小姐就仍旧留在开封。一个月前，左良玉命人接左小姐到南阳，准备让她到武昌去住。到南阳后，因为路途上土寇蜂起，怕中途出事，便停留在南阳城内。最近本已决定离开南阳前往襄阳，因为我们的人马突然到了南阳周围，由卧龙岗附近，一直到新野附近，都有我们的游骑，所以未曾走掉。”高夫人问：“她既在南阳城内，我们只能等破城之后，把她找到，接她来我们大军之中安身。如今城还没有攻打，健妇营如何接她？”闯王笑着说：“我们宋军师足智多谋，派人将左小姐的行踪探听得十分清楚。他建议我将左小姐弄到手，好生优待，日后必有大的用场。至于如何接她来，也有详细办法。”高夫人问：“到底什么办法？左小姐在南阳城内，不破南阳，如何能够接来？”红娘子说：“这倒是个难题。必须把左小姐诱出南阳，方能接她。”慧梅也插进来说：“南阳周围大军云集，左小姐必然不敢出城。”闯王说：“我们只能在进攻南阳之前将左小姐接来。一旦攻城开始，就来不及了。因为南阳有猛如虎防守，必会死战，城破之后，必定玉石俱焚，那时再接就晚了。”他又放低声音补充说：“等破了南阳，万一左小姐落入曹操手中，事情就难办了。”红娘子问道：“如何到城内去接？要扮作逃荒的人混进去么？”闯王微笑摇头：“猛如虎守城，混不进去；纵然能够混进去，

十来个个人既近不得左小姐身边，也杀不出来。”慧梅焦急地问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闯王说：“你们先休息、吃饭，军师马上就从城外回来。我吃过饭要去城边指挥作战，接左小姐的事，让军师向你们面授妙计。此事万分机密，连双喜们都不知道。怕的是此计不成，不惟左小姐接不来，你们也会吃亏。不管是谁，倘若泄露机密，要按军法从事。”大家心里都觉纳闷，高夫人不相信会让她去南阳城边，又问道：“你要我来还有什么事？”闯王说：“自然这事情少不得你。邢大姐她们接到左小姐，立刻送到你面前，由你亲自照料，不要委屈了她。”随即，他吩咐亲兵们拿洗脸水，准备早饭，并吩咐飞马去城外请军师回营，同时让高夫人带着红娘子、慧梅去旁边一座帐中休息。这时天色已经大亮了。红娘子和慧梅在休息时互相询问，都不晓得如何接左小姐，猜不透军师有何妙计。可是她们在疑问中感到十分兴奋，因为这个差使很有意思，而且接到了左小姐，确实将来大有用处，也算是她们为闯王立了一功。她们都望着高夫人，心想高夫人经验多，许会猜到军师的妙计。但是高夫人只是摇头，笑着说：“我也不知道这宋矮子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”从叶县城方向继续不断地传来攻城的炮声和呐喊声，使她们渴望立功的心情更加兴奋。后来红娘子说：“咱们不用猜了。马上军师就会回来，一切就会清楚的。”果然，大家匆匆地吃过早饭，宋献策也回来了。李自成留下宋献策向高夫人等面授密计，他自己带着亲兵和吴汝义、李双喜等亲将，向城边奔去。临走时候，他对宋献策说：“军师，你要仔细把计策说给她们，要她们听清楚、记在心里，临时随机应变。”他转向红娘子和慧梅说：“不管如何，纵然会遇到一场混战，你们不能使左小姐受伤。一定要保护她平安无事。接来左小姐才算你们立了大功，比你们杀死几百官军还重要！”大炮声已经停止了。将士们在轮流吃饭。南城外有一个小小的土城，先被义军占领；北城外也有一个小土城，随后也被义军占领了。如今刘国能的人马退守在砖城里边。因为他的人马不多，一共不到两千人，所以他没有力量出城反攻。义军中不时地有将士向守城的军民喊叫，劝他们将刘国能绑来投降，可以免遭屠戮。有的将士站在南门外土城上对着砖城上喊叫，有的跳出土城，一直走到城壕边喊叫。砖城上的百姓不打炮，也不放箭，有时看见刘国能的将士不在身边，便伸出头来看义军将士，胆子大的还跟义军将士搭腔说话。刘国能知道自己身处危城，断难突围，决心死守。可是他也知道，百姓并不同他一心，所以他出了布告：有敢擅自勾引城外流贼的，全家斩首；同时严禁守城百姓同城外义军说话。可是他的兵丁都害怕城内百姓有变，使他们死无葬身之地，所以当他们在城上发现有百姓与城外说话时，尽管不断地斥骂，甚至以砍头相威胁，却并不真的动手。李自成和罗汝才也并马来到南门城壕外，呼喊刘国能答话。刘国能这时正在城上，不肯露面。他的左右亲将劝他答话，听听闯王的口气，他说：“老子不同他说话。有什么话可说呢？能战就战，不能战就死，横竖同闯贼已经没有交情了。”一个亲将劝他说：“虽然如今各行其是，但我们都是延安府人，将军同闯王又是结拜兄弟，同曹操也是，总还有一点旧情。也许他们还念点旧情，讲点义气。”刘国能摇头叹息说：“你们说的什么傻话呀，嗨！自从我刘国能归顺朝廷，已经成为王臣，跟他们车行车路，马行马路，各行其是，泾渭分明，情谊早已断绝，他们对我姓刘的还会讲什么义气！”一个亲将说：“尽管如此，你并没有坑害过他们。我们受了招安后，也没有同他们打过仗，并无仇恨。”刘国能冷笑着说：“怎么没有仇恨？玛瑙山那次作战以后，我再不能同这般流贼讲什么交情了。虽说打的是张献忠，可是曹操跟献忠当时是拧在一起的，他们难道不记仇？”又一个亲将说：“可是闯、献两人素来不和，我们打了张献忠，与李自成何干？”刘国能说：“你们真是糊涂！他虽然跟张献忠不和，可是对我这样效忠朝廷的人，他们却穿一条裤子，恨我不肯再跟他们作贼到底。”左右又说：“打玛瑙山时，曹操虽跟献忠拧在一起，可是后来又又不和了，与李自成合了起来。曹操过去与将军交情还不错，今日我们有危急，他也许能帮忙说话。只要他能李自成暂缓攻城，我们就容易想出突围的办法。”刘国能叹口气说：“你们好不明白！曹操今日听命于闯贼，受闯贼挟制，何能替我们说话？今日只有死守，别无善策。城破之后，你们自便，我刘国能甘愿以身殉国，做大明的忠臣，流芳百世。”说罢他向左右一望，把脚一顿，说：“赶快点炮！”左右还在迟疑，刘国能大怒：“快点炮！”李自成看见城头上炮口移动，望了罗汝才一眼，将手一挥，要大家躲避，同时笑着说：“果然不出所料！”大家随着他避到房屋后边。他向大约相距二十丈远的张鼐大声下令：“张鼐，开炮！”城上的炮先响了，但只打坏两间房顶，未曾伤人。张鼐在夜间已经修好炮台，天明时打过十余炮，将城楼打塌一半，城垛打坏数处。现在三座大炮同时点燃，向着城上打去。刘国能在城上看见火光一闪，立即一挥手，要大家赶快散开，伏身躲避。炮弹又打坏两个城垛，有一颗炮弹飞入城内，打毁一家百姓的草房，燃烧起来。闯王命令停止打炮，免得误伤百姓。由南城外边开始，义军从四面纷纷将响箭射入城中。响箭上系有闯王的“晓谕”，内容是这样写的：闯王剴切晓谕，仰尔军民遵行。限于两日之内，焚香开门献城。大军秋毫无犯，保全一城生灵。义师进入叶县，只诛叛将国能。城中百姓一听见响箭声音，就知道必有闯王的“晓谕”射进城来。凡是响箭落下的地方，立刻就有许多人跑去拣拾。尽管刘国能的士兵吆喝着“不许拾响箭！”但在叶县城中，刘国能并无威信，谁也不肯听从，争拾响箭，传阅“晓谕”，还把“晓谕”藏了起来。官绅们都看到了这些“晓谕”，兵丁们也有人看到了。大家私下纷纷议论，无法禁止。因为叶县同襄城是邻县，襄城投降的消息已经在昨天传到了叶县。大家听说襄城知县曹思正接到李闯王的“晓谕”之后，

叶县衙门连夜召集士绅会商，纷纷主张投降，换取闾城平安，只有举人张永祺一个人不肯投降，听其带着家属出城逃走。还听说士绅们在讨论是否投降时，有人拿出一部叫做《皇明通纪》的书，指出成化年间，刘六、刘七兄弟二人率领人马来到河南，也是“晓谕”州、县：投降者免攻。当时襄城表示投降，献出一些骡、马、粮食，果然一城保全，事后朝廷并不深责。大家又听说，两天前襄城向李闯王投降之后，闯王果然不派人马入城。城中绅民都愿投降，到处纷纷议论，刘国能完全清楚。他召集几位亲信商议，大家不但都拿不出什么主意，反而告他说，军心也有些不稳了。有人甚至用委婉的话劝说他出城投降，认为李闯王不会加害于他。刘国能命亲信们退出，一个人留在屋中，反复愁思，想不出好的办法。城外又在打炮了。他不禁顿脚长叹，绕柱彷徨，自言自语说：“唉，没料到我国能竟落到这个下场！”

将近中午时候，城中官绅父老来到辕门求见。刘国能将大家迎进议事厅中。今日厅中的情景与往日大不相同。两三个月前刘国能初到叶县，将他的副总兵衙门设在这里，那时厅中好不威风。仅仅十天以前，刘国能在这里召集官绅，会商加固城防事宜。会后酒宴，宾主尽欢。当时大家认为李自成暂不会来，且喜刘国能带来了两千人马，叶县可以无虞。官绅们谈笑风生，盛称他的部伍整肃，地方倚为长城。然而曾几何时，局势突然一变，今日大厅中一片愁眉苦脸，气氛沉重，好像就要破城的样子。大家坐下以后，一个为首的士绅先说道：“现在一城官绅父老来见大人，不为别事，只是为请大人设法保全一城官绅军民的性命。”刘国能心中明白他们的来意，却故意说：“本镇正在竭力守御，准备与流贼死战，这就是为的保全一城官绅百姓的身家性命。”另一位士绅说：“死战决不能取胜，守城断无把握。如若坚守，不但不能保全官绅百姓性命，反而将遭屠城之祸。将军可曾想过？”刘国能慷慨激昂地说：“我什么都想过。我身为王臣，又为大将，决无投降之理，我所想的只是如何坚守，如何死战，其他概不过问。”有一位士绅年纪较大，原是本县有名的一位举人，也做过外县教谕的官，如今回家住在城中，听了刘国能的话，很不以为然，问道：“将军独为自己的一个忠字着想，可曾为全城百姓的身家性命着想乎？”刘国能无言对答，只是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身为武将，只有三个字，在我心中。”举人问：“哪三个字？”刘国能说：“不怕死。”另一位士绅马上愤愤不平地说：“单有‘不怕死’三个字不够，应该还有三个字：‘爱百姓’。”

刘国能说：“我因为爱百姓，所以来到这里。驻守叶县后，士兵从不敢骚扰百姓，这是各位都看到的。”有位士绅说：“昨日的事情大家都清楚，将军来到这里，确实不怎么骚扰百姓。但今日不同于昨日，今日或降或战，必须决定。降则一城保全，战则满城屠戮，将军到底如何想的？”刘国能说：“我看叶县可以久守，闯贼决不会逗留此地过久。”知县张我翼本不想多说话，可是现在士绅们已经同刘国能冲突起来，他也不得不说道：“请将军三思，目今人无固志，孤城无援，断无不破之理。我也是朝廷命官，承乏来此，守土有责。将军对朝廷具有忠心，难道我就没有忠心么？我也是进士出身，幼读圣贤之书，受孔孟之教，这忠君爱国几个字自幼就牢记心中。然而，然而，现在一城百姓都在等待我们作出决定，安危系于将军一言。如果将军和我能从百姓着眼，暂时投降，救了百姓，也算做了一件好事。”刘国能冷笑着说：“县父母既然也有投降之念，我不敢奉劝你不投降，可是你也应想到，你是身蒙国恩、食皇上俸禄的人，日后你如何对待皇上？纵然百姓体谅你，国法岂能体谅你？”张我翼说：“前日襄城已经投降了。襄城知县曹思正顺从士民之意，向李闯王投降，献出骡马粮食，遂得一城保全。我想此时应当通权达变，不能死守一个忠字。闯王人马退走之后，我们仍然为朝廷守土，岂不两全其美？”刘国能摇头冷笑：“恐怕到那时你就悔之晚了啊！”

正在争论不休，忽然有人送进来闯王的第二次“晓谕”。有一个坚决主张投降的陈姓士绅，不顾刘国能和知县在场，首先把“晓谕”抢到手中，看了一遍，脸色大变，大声说道：“各位不必再争，请听我念一念！念一念！”众士绅纷纷嚷道：“快念！快念！”于是姓陈的士绅手指微微打颤，捧着李自成的“晓谕”，大声念道：本帅救民伐罪，恫瘝无辜百姓。再次晓谕尔等，提前明早破城。……大家不等他将“晓谕”念完，纷纷议论起来。有的说：“哎呀，明早就要攻城！原说限两天，如今只限一天了！”另一个说：“哎呀，这怎么好！这怎么好！”又一个喃喃地低声说：“恫瘝无辜百姓，还要提前攻城！”……姓陈的士绅接下去念道：速议开门出降，保尔鸡犬不惊。国能如肯归顺，依例宽大优容。前罪一概不问，望汝效忠立功。

念完之后，大厅中鸦雀无声，大家面面相觑，后来目光都集中到刘国能的脸上，等待他说话。刘国能仍存着侥幸心理，认为李自成原限两天投降，忽然减去一天，必是左良玉的人马来救南阳，使他不敢在此逗留过久，他既然不会久留叶县城外，还是以齐心固守为上策。可是刘国能刚刚把这些想法说出，姓陈的士绅立刻驳道：“我看不然。依我看来，必是李闯王明白城中军民无心守城，所以限令今日决定降与不降。”大家同声附和。刘国能见自己处境十分孤立，沉默一阵，长叹一声，说：“晚上再议吧，我刘某决不连累一城官绅百姓！”

散会以后，刘国能登上北城，想察看突围道路。他看见城外到处都是义军的营盘，无隙可乘。这时正值高秋季节，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，一眼可以望见十八里以外的卧羊山，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卧羊山上也有不少旗帜。他明白逃走的道路已经没有了。黄昏以后，他正感到束手无策，知县张我翼和一群士绅父老又来见他，请他速作决定，免使一城生灵涂炭。他们一再对他说，如果今晚不作决定，明天一早攻城，一切就都迟误了。刘国能听了以后，在大厅中不住走动，连声叹气。尽管他已毫无办法，但是仍不肯说出投降的话。这时攻城义军忽然从南边打了三炮，有一颗炮弹从空中隆隆响来，越过屋脊，落在他的老营后院，幸未炸开，不曾伤人。他得到中军校尉惊慌禀



报，立即同官绅父老们跑到后院观看，但见炮弹打入地下足有半尺多深。大家面面相觑，有人摇头，有人吐舌，有人啧啧连声。刘国能同众人回到大厅中。大家又纷纷催促他速作决断。他对一位亲将说：“你到南门城头，向城外喊叫，说我刘将军明日辰时出城，亲自与闯王见面。请闯王明早不要攻城，以免一城无辜百姓遭殃。”亲将问道：“说大人已经决定投降么？”刘国能将眼睛一瞪：“你照我的话说，何必多问？我只是去亲见李自成，什么投降！”“遵令！”亲将迅速转身，退出大厅。刘国能对众人说道：“你们各位都走吧，传谕阖城百姓放心，贼兵不会再攻城了。我刘某不能为皇上守城尽忠，当以一身救百姓免遭屠戮。”大家默默退出。有的人心中暗暗称赞刘国能毕竟是一个慷慨忠义之人；有的人想到他今日被逼投降，可能仍然去作“贼”；有的猜想他见到闯王之后，会被闯王杀掉；也有人认为闯王会放走他。但这些想法，大家都没有说出来。知县张我翼正欲同大家一起退出，刘国能又把他叫住，嘱咐说：“明日贼兵进城，望乡前辈忍辱负重，不可辜负百姓。”张我翼听了此话，料定刘国能将在今夜自尽，便劝他说：“听说李闯王心胸宽大，况将军与他有金兰之谊，必然以优礼相待。只要将军一颗忠心不泯，日后再图报效朝廷不迟。”刘国能冷笑一声，没有说话，拱拱手，走回内宅。十月十二日早晨，阳光特别鲜艳，大地略有霜冻。早饭以后，刘宗敏立马城外，但见各处云梯都已经准备停当，十几尊大炮架在南关土城墙上和城外高处，对准砖城。将士们在等候刘国能出降。如不出降，就要开始攻城。辰时刚到，城头上出现一面白旗，连连挥动。随即刘国能带着他的十岁儿子缒下城来，越过干的壕沟，直往刘宗敏立马的地方走去。他远远地拱手一揖，问道：“可是捷轩么？自成在哪儿？”刘宗敏略展微笑，拱手还礼，随即跳下马来，说：“我正是宗敏，在此迎候。闯王在前边不远，请随我前去相见。”李自成昨天已经移驻离城二里多远的高阜上。这里军帐甚多，在方圆两三里以内星罗棋布。他坐在帐中，一边与宋献策商谈进攻南阳和接着去围攻开封的事，一边等候刘国能前来投降。他虽然料就刘国能必会前来，但也防备他要一个花招，来一个缓兵之计，所以已经吩咐刘宗敏，如果到时候刘国能没有出城，就先用大炮猛轰一阵；如再不见他出城，就四面一起攻城。同时他也知道这城中百姓是愿意投降的，只是刘国能十分顽固，所以又一再嘱咐宗敏传令全军，入城之后，只杀刘国能一人，不许妄杀百姓；对刘国能手下将士，凡愿意投降者一概不杀，妥为安置。罗汝才断定闯王必杀刘国能，他既不愿救刘国能，也不愿落一个杀朋友之名，所以假称身体不适，留在他自己的帐中不来，同亲信们玩叶子戏消遣。李自成也不勉强他来。一个亲兵进来禀报说：“刘副将前来投降，已经走到帐外。”李自成用嘴角向双喜示意。双喜马上向亲兵吩咐：“请他进来。”登时大帐外一声吆喝：“请！”刘国能随着刘宗敏走进大帐，后边紧紧跟着他的十岁儿子。吴汝义奉命在营门外迎候，也一起进入大帐。李自成和宋献策起身相迎，同刘国能互相施礼。李自成走前一步，拉着刘国能的手，叫着他的字，说：“俊臣，与仁兄一别数年，没想到在此地重又相见。过去的事，一笔勾销，我决不记在心上，但愿与仁兄重新共事。”刘国能说：“自成，与你分别之后，各奔前程，不想今日兵败，在此相遇。愚兄前来受死，并无别的想法。”自成赶快说：“仁兄何出此言！快快坐下叙话。我确实不念旧恶，说与你共事，实是出自真心。坐下，坐下。”大家坐下以后，李自成又劝刘国能投降。刘国能说：“自成，我是对真人不讲假话，请你不要再劝啦。大丈夫敢作敢为，既然已经投降朝廷，就不能再作流贼。一切劝我的话都是白搭。我这次走进宝帐，只求速死，并不希望活着回去。”刘宗敏在旁说道：“俊臣，你说的算个屁！你本来也是受苦的人，一时糊涂，降了朝廷，如今回头就是。你又不是崇祯的孝子贤孙，犯不着为他去死。”刘国能不高兴地说：“捷轩，你怎能这么说呢？皇上是我的君，我是他的臣，为臣尽忠，义所不辞。”刘宗敏轻蔑地哼了一声，看见闯王在对他使眼色，下边骂人的话没有说出。闯王说：“俊臣，你虽是愿意为明朝尽忠，但明朝气数已尽，何不另寻出路？”刘国能说：“愚兄奉母命受招安，今日如不尽忠，将何面目见先母于地下？”宋献策插话说：“请将军三思而行。刚才闯王已经说了，明朝气数已尽。将军如能与闯王共事，将来必为开国元勋。为新朝做开国元勋，比为桀纣做忠臣，好得多了。”刘国能说：“当今皇上并非桀纣，也无失德，只是群臣昏聩，才有今日。何况大明气数是否已尽，不得而知，请宋先生不要把话说得太早。”闯王知道刘国能不肯投降，叹口气说：“俊臣，我们既是同乡，又是结拜兄弟。你既要为明朝尽忠，我没法阻止，你还有什么话要嘱咐的，我一定尽力照办。”刘国能说：“但愿你进城之后，对官绅百姓不要妄杀一人。”李自成笑笑说：“这话何用你嘱咐呢？”说着，他将刘国能的儿子拉到面前，抱在膝上，爱抚了一番，对刘国能说：“俊臣，你自己不惜一死，难道不为孩子着想？”刘国能说：“我同你闯王原是八拜之交，后来虽然各行其是，却不曾有私人仇怨。倘若你果真宽厚，请你杀我之后，留下这个孩子，让我的妻子带他返回延安家乡，也不使我绝了后代。”李自成带着感情回答说：“如果你必定要死，后事请你放心。你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嫂子，你的儿子如同我的儿子。我一定派人护送他们离开叶县。你的亲兵亲将我都不要杀，就让他们护送嫂子和侄儿返回延安，沿途旅费和他们以后谋生需要的钱，我都替你安排。”刘国能站起来深深一揖说：“这样我就死而瞑目了。”李自成望望左右，见刘宗敏怒形于色，宋献策也向他频频使眼色。他含着眼泪说道：“俊臣，我不能留你了。论私情我们是八拜之交；论军法我不能容你叛投朝廷，又不肯回头。请你出帐去吧。”他向吴汝义使个眼色。吴汝义带着一名亲兵将刘国

能押出帐外。李自成又抚摸着刘国能儿子的头说：“这是公事，实不得已。你不用害怕，我会像父亲一样将你抚养成人。”说话之间，吴汝义转了回来，向闯王禀报说已经将叛将刘国能斩讫。刘国能的儿子一听说父亲已经被斩，大哭起来，从李自成的怀中跳下，奔出大帐。李自成命亲兵们随着这孩子出去看他父亲的尸首，并说，看过之后，要替刘将军装一棺木，好生埋葬。说罢又对一个亲兵说：“速唤张鼐进帐。”张鼐匆匆赶到，趋近闯王面前，问：“要炮兵进城么？”闯王还未回答，忽然一个亲兵跑进帐中，向他禀报说：“大元帅，那小孩出我们意外，已经在他父亲尸首旁自尽了。”闯王大惊，出帐去看，看见那小孩果然已用短剑割断喉咙自尽。闯王问：“怎么这孩子会自尽呢？”亲兵说：“他看了父亲尸首，哭了几声，乘大家不防，从腰间拔出短剑就往自己脖子抹去，一下子就割断了喉咙。”闯王连连顿脚，叹息几声，说：“想不到这小孩竟然像大人一样。”过了片刻，他又叹口气说：“唉，其实也不奇怪。必定是国能投降明朝以后，经常以忠君的话训教小孩，使小孩也同他一样迷了心窍。”他回到帐中，传令刘芳亮率二千人马进城，大军即日整军开赴南阳。又吩咐对刘国能的家眷要加意保护，由刘国能的亲随心腹护送回延安家乡。对待刘的将士，一个不许杀害，愿留的留下，不愿留的给银钱遣散。他略停一下，又想起来一件事，对刘芳亮说：“明远，知县张我翼虽是我们的陕西老乡，也愿意投降，可是他这个人在叶县两年，贪赃枉法，民怨很大。你进城后要将他抓起来，当众斩首，为民除害。军师同你一起进城安民。张我翼的重大罪款，军师全知。”刘芳亮走后，闯王转向张鼐，暂不说出正题，含笑问道：“这次攻破叶县城，杀了叛将刘国能，你的火器营打炮不多，也不叫你认真向城中打炮。听说你抱怨这一仗不够味道，可是真的？”张鼐笑着回答：“是的，闯王，带来十几尊大炮不曾好生使用，还故意打几次不炸开的炮弹。像这样打法，远不如在火烧店打得热闹。”李自成笑着说：“你得好生学习兵法①！兵法上的道理，我对你和双喜讲过多次，你全没有吃进去。我们这一仗，就是兵法上所说的‘不战而屈人之兵’。兵法上说：‘屈人之兵，而非战也；拔人之城，而非攻也。’我们这个胜仗，不损伤一兵一卒，这才是真正有味！”他收起了脸上笑容，接着说：“我们正在准备一次大战，比围攻火烧店那一仗要大得不能比，猛烈得不能比。破叶县，只是一出大戏刚刚敲打锣鼓。现在我命你去南阳，立刻动身，在马上打盹休息。这里距南阳二百四十里，限你明天后半晌赶到，不可迟误！”①兵法——指我国最流行的一部兵法书《孙子》。下边引用的话见于《孙子·谋攻篇》。张鼐说：“大炮拖运不会那么快。”闯王说：“我明白大炮拖运不会那么快。张鼐，你将火器营交给黑虎星率领，开赴南阳，准备攻城。你自己只率领二百轻骑，火速驰赴南阳附近，面见夫人，听她吩咐，不可耽误。”张鼐问道：“夫人现在南阳何处？”闯王说：“你玉峰伯现驻在新山铺指挥大军，见了他便知夫人何在。”张鼐又问：“为什么这样紧急？”闯王说：“你见到夫人便知，不必多问。猛如虎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将，我担心红娘子和慧梅会轻视了他，吃他的亏。你快走吧！”张鼐不知慧梅会遇到什么事儿，但不敢多问，转身便走，心中七上八下。

---

[我要入编](#) | [本站介绍](#) | [网站地图](#) | [京ICP证030426号](#) | [公司介绍](#) | [联系方式](#) | [我要投稿](#)

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© 2003-2008 Email: [leisun@firstlight.cn](mailto:leisun@firstlight.cn)

